

江南大义与中国美感

——花溪随笔续

胡晓明

江南大义与中国美感，为余今夏花溪孔学堂驻园研修之两大主题，聆听读写，时在茶念之中。拟参加第二届江南文脉研讨会，提交论文即为《江南水德七义》。余动念以“水德”言说江南，亦有年矣。略说一义，即水之随物赋形，亦清亦俗，可矜可平，淡抹浓妆皆宜，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江南之水乡水镇，即世间而超世间，郦道元《水经注》，明言水乡区别于水域，后者为“神境”，前者介于神人之间，既得山川自然之灵气幽韵，又不离世俗人生之柴米油盐。盖江南之水乡古镇，非为现代人观赏游览而生，有其交通、物流、交易、洗濯、洗衣、避暑、打渔、灌溉以及取用之类实用功能，为乡人生活所浸润纠缠而不可须臾缺失之环境。白乐天诗“泓澄动阶砌”，“平池与砌连”，“池分水夹阶”，水与砌与阶之关系，即生活世界与自然世界连接之关系。然正如明人钟惺所论江南三吴水乡：“水之上下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无非园者。予游三吴，无日不行园中，而人习于城市村墟，忘其为园。”“忘其为园”，即忘其为美，忘其为景，忘其为佳赏之所在也，所谓真美人不自知其美。藏妙于无，含敛而厚，将美消融于日常，是亦江南水德之一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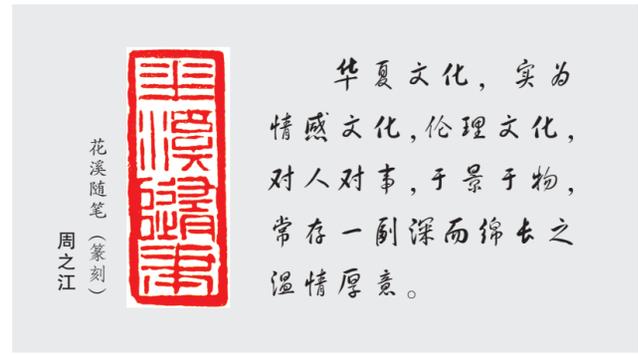
“命名”亦中国美感之特色。西方人取名，动辄托马斯、安德生、约翰逊，吾国则极具一套复杂精致文化。源于儒家所谓名教。儒家以其“名”之自觉，将宇宙、社会、人生之诸多方面，予以命名化。而道家则祛名化，此亦一好，两轮并行也。然文学家命名与儒道二家不甚相同。余尝驱车流连徘徊美国黄石公园七日之久，细读山川草木，广漠之野、蛮荒之林、热泉之地、幽深之谷，以及黑熊出没，鹿鹿戏水，野牛挡车，飞瀑湍湍，奇花老树，极人间之绝美，尽天地之伟观，然终有一久长之憾：了无命名，一住荒芜，意乏回味，美则美矣，意兴、观想、神思，均未在场。目击而道不存，身接而心未通，此亦西方风景之大阙失也。吾国极佳之风景，均以诗人命名而来，如辋川之竹里馆、辛夷坞、鹿柴、北垞，而诗人王维又由《昭明文选》中取谢诗之名句名景而来，分明虚构一幅心画，即宇文所安所谓文本化之山水世界，以区别于长安城之贵族世界。余在孔学堂，亦喜命名，曾有“无尽藏台”（又名花溪第二景，暂无第一）、“半山亭”、“酥雨轩”之类命名，与刻石雕楹，了无干系，其心境故事，略同于摩诘也。

今日孔学堂开有关生态文化智慧小型学术沙龙。余讲及三义。一曰“返自然”，人类当今之于生态文明之自觉，乃一大趋势，一大潮流，一大事因缘，即倾科技、宗教、哲学、文学、政治、教育及经济之力，以“返自然”。此“返”，极具人力、极具功夫，绝非无为，绝非消极自然、原初自然，自己而然，随笔曾有札记，理据此从略。至今浩浩荡荡，方兴未艾，文学及古典学研究，恰逢其机，即所谓“预流”也。二曰“破体系”，十九至二十世纪之知识体系，学科分割，学术孤岛，专业自限，理性傲慢，科学崇拜，技术专家主义，西方学人早有反省。生态文明及智慧，须更多关注生态行为、生态意识之类潜意识非理性之领域，譬如一片野生自然鸟语花香之地，忽见“小花真可爱，请你不要采”之标语牌，正是以人类自以为之所谓生态文明，

如果到乡下的屋子去，如果不是我自己，也不打算邀客吃饭，我的三餐就很好对付。一袋米，两棵卷心菜，一包冷冻鸡肉，一包黑木耳，一盒茶，也能享用好几顿。

对我而言，这堆精简了的饮食素材中最要紧的还是米。有了米，可以熬粥，可以煮饭。经验告诉我，若有好米，光咀嚼那米粒儿，便有韧性，有咬头，有连绵不绝的香。比如北海道的米就不同于泰国茉莉花米。泰国茉莉花米香则香矣，可惜香气都在厨房的蒸汽里飘了，闻得到，嚼不进嘴里。女人涂在脉搏上的水，无论是兰金还是香奈尔，好也好，都抵不过皮肤本身的香吧。北海道的米，依我看，即便算不上香似公主，至少也是吞了冷香丸的。

在日本，买米是件大事。米自然到处有售，日渐颓败的传统米店里堆着，大型电器店“和光电器”里也堆着。日常的食品超市里，米更是必售品，就在住宅区散步距离之内。说买米之事重大，不是买起来不便，而是米贵。十公斤的米总得四千日元。初到日本时，我真是很不舍得，一点米，也这么夸张嘛！抗米，能抗个几周，抗不了几个月、几年。度过了不舍期，后来也不再去想和国内米价的距离拎起一包回宿舍算数。吃米！放开肚皮吃了再说。即使不买北海道米，秋



达成反生态反自然之行为。“破体系”亦指如何解读中国古典文献如诸子诗词赋小品园记戏曲地志画论诗话笔记之中，大量有关空气与光（清晖）、视角（潇湘八景）、四时、物候（动植飞潜）、命名（十景、八景）、风水、风水、书画（书法石刻与绘画）、故事、地貌（辋川、桃源、清溪、盘谷、富春江）、美学（清、逸、刚、柔、文、野……）、道境（万川之月），诸如此类，诠释文献，解读作品，建构话语，绝非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知识体系所能办。三曰“在地化”。贵州花溪十里河滩，即是一典型，其成功示范意义，胜过一百个国家重大课题。贵州已开十届世界生态文明大会，应逐步凝练形成贵州生态文明话语权。

“气化”亦中国美感之重要语汇。辞。古今中外，论者夥矣。然略而言之，无非两端，或曰精神，曰物质。精神乃道家所谓宇宙本体之元气，物质即道教主张万物生成之元气，司马承祯所谓“道本虚无，因恍惚而有物气”。“恍惚”者，现代物理学所谓“暗物质”是也。中国思想，本无心物二物之分，强作区划，反生窒碍。举一显例：李太白诗云：“（宇宙）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明确肯认“人非元气”，即肉身之心未通，此亦西方风景之大阙失也。吾国极佳之风景，均以诗人命名而来，如辋川之竹里馆、辛夷坞、鹿柴、北垞，而诗人王维又由《昭明文选》中取谢诗之名句名景而来，分明虚构一幅心画，即宇文所安所谓文本化之山水世界，以区别于长安城之贵族世界。余在孔学堂，亦喜命名，曾有“无尽藏台”（又名花溪第二景，暂无第一）、“半山亭”、“酥雨轩”之类命名，与刻石雕楹，了无干系，其心境故事，略同于摩诘也。

如此去怨羨、忘得失、自生自化自主，真实乎？瞞骗乎？所谓与溟滓同科，与天地共生，与大块为一，痴人之说梦乎？东坡之赤壁夜游，亦云“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物我无尽，即与天地为一，与溟滓同科。“物无尽”易解，而“我”如何“无尽”？殊不知，此乃现代物理学常识：人非天地自然本身，人之感官非天地存在之所有形式。人有五种感

官，能感知约20种氨基酸，5000种蛋白，——然则仅能感知宇宙物质之约4.5%。宇宙约23%为暗物质，约72%为暗能量，此乃完全非惊人存在于人类感知之外。唯其如此，人非元气，天地与我为一，并非我与天地具有同样之地位，所谓如客观，即放弃人观看世界之眼光，而为宇宙自然本身之观照。所谓世界是复数（唯识与量子力学同）。由此消除人与生俱来之有限性，获取精神之无限性。牟宗三曰，人非有限而可无限。唐诗发现了无限，李白诗亦发现了无限。贵州花溪十里河滩，即是一典型，其成功示范意义，胜过一百个国家重大课题。贵州已开十届世界生态文明大会，应逐步凝练形成贵州生态文明话语权。

李白诗“今古一相接，长歌咏怀旧游”。盖“旧游”乃意味无穷之语辞。华夏文化，实为情感文化，伦理文化，对人对事，于景于物，常存一幅深而绵长之温情厚意。所谓“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诗词歌赋之中，忆旧游、思旧游、访旧游、话旧游、咏旧游、念旧游、旧游回首、记得旧游之题目，不胜枚举；长篇短什，俯拾皆是。中国古人不自炫于新山新水，而钟情于旧游故地。然细析之，“旧游”有三义。其一，亲身曾经之地，故地重游之所。其二，虽未亲历，然古之诗人贤士，先我游止之所、行吟之地，今我访寻前赏之迹，欲继风雅之思，前引太白



水乡（油画）闫振铎

我爱大米

王晔

的山，该姓“米”或“米田”更合适。我和她有过这样的对话：“最想得到的男友的礼物是什么？”“那我还是想要一碗米饭。男友煮好的一碗热腾腾的米饭。”她斟酌又斟酌，做了决定。“将来的梦想呢？”“最好到老到死都有一碗热乎乎的米饭。”她几乎是祈祷一般。

景山是人间科学博士，已在研究所工作，每天上下班经过大阪最繁华的地段心斋桥，她也有胆识去约旦的民间组织给伊拉克难民募捐送药。她对米饭有执念，就好像今生最怕的事便是有一天吃不上米饭。

我喜欢大米，不能说受了景山影响，但很难排除是日本的日子影响了我。起初当然是因为穷，求省钱。菜可以省，米却省不了。纳豆顶便宜，酱油

所谓“长歌怀旧游”，“旧游”非一己之旧地重游，而乃当年谢眺《新亭渚送范零陵》之故地也。斯文骨肉，异代知音，此即王船山以为“今古一相接”五字“尽古今人道不得，神理、意致、手腕三绝也”。其三，旧游不止于山水风景，又指人物，或人地兼而有之。所谓“老病愈增，旧游云散”云云，即指人而言。因而“旧游”非重游，更兼古今相接之神理意兴，今昔对比之时光感慨，旧人旧事之珍惜流连，乃美感中国之概念，地因人而化，人因境而兴，宇宙与生命相通，历史与历史照面，宇宙山川成为有情化之存在。萧驰兄大著名为《诗与它的山河》，正是此意。

十里河滩之南段，景色尤为动人。草木葱绿，溪水明灭，棹道深秀，藏莺啾啾。眺远山之浓翠，俯清潭之潏潏，身行图画之中，人在斜川之游也。然而华夏山水之美无极，神州胜景之诗不尽，九品评人，四品论画，山水流注；而花溪远山似屏，碧水如镜；桃源乃壶中天地，避世仙邦，而花溪离城甚近，取静红尘，所谓“入郭僧寻尘里客，过桥人似鉴中行”是也。辋川更无人户人，花自开落，雨中山果，灯下草虫，处处乃高人心境，凝滞一部中国哲学史也；而花溪一村姑，一少女，一渔人，一书生耳。太白之清溪，天地间得一“清”字，唯与花溪所平分之。然清溪乃无人机所见，如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又如潜水员所见，如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更如舟中人所感，如起坐鱼鸟间，动摇山水影。花溪虽无此开阔之境，无此轻舟之乐，无此天光云影共徘徊天人合一之意味，而自有其清秀、神秘、灵性、亲切。鸬鹚、山鸡、鹤鹑之属，一路引领；荷花、杜鹃、忽来茶之类，四时相伴；松间月下，美人忽来；雨夕窗前，能饮一杯。“接于吾目而感于吾心者，有不可胜数也。”东坡之西湖，吾欲无言，不须比较。花溪之美，究属何品，深情领略，自在解人。

是在晚上到达瓦拉纳西的，不等旅行团吃晚饭，我们几个贪玩的马上叫车去了恒河边。

夜晚的恒河挺平静，众说纷纭的恒河水脏啦，漂浮着垃圾啦……全被夜色抹去了，幽暗着只见好一条浩渺大河，在夜空中温暖富态地铺陈着，真有母性气质。岸边开阔空旷，无游人亦无乞丐，只见五七个印度青年，聚一处灯下，兀自弹唱着，声音漾开去，在水面上飘……一切都相当宜人。我们看河、照相、踱步、嬉闹……等兴奋劲过去，肚里饥上来，一看已近九点，于是开始沿街寻觅饭店。窄窄小街上很有些吃食摊，基本是在稀破的门口放一口铜锅，煮着混沌不清的食物，饿死不敢下手的。走了好一气，忽见一家院门大开，通明的灯火射出来，里面人头攒动，花环缎带，热闹非常……我们中间有人笑道：这家人在办喜事呢，可惜人种不同，不然往人堆里那么一混，蹭吃一顿也是使得的……话刚落音，我们中间有个行动力最强的艺术家，真朝那个门口走过去，真走进去了。我们互相看看又惊又笑，却也都跟进去——带着看笑话的心情，是看自己的笑话哦。

进门是一个大院子，灯泡裸挂在铁丝上，把全院子照得通明，院中一溜长桌排开，两边坐满了人，盛装的男女老少都在大吃大喝，笑语喧哗，乱中不少人朝我们看过来，倒并无诧异的表情。一个老者迎上来，手里还抱着个孩子，我们打头的那个艺术家朝他笑道：我们饿了，在外面到处找不到饭店，如果可以，让我们在这里吃点东西，我们会付钱的。老者表情迟疑，左顾右盼，一边告诉我们是他的儿子要结婚了，一边伸手朝门外的方向指点哪里哪里就有饭店……我们把笑继续留在脸上，正准备转身离开，突然，一个年轻人挤过来打着手势对我们说，新郎说请，请你们就坐下一起吃吧。

哎呀，哎呀……我们一时弄不清楚谁是新郎，说话的又是什么人，只管互相交换着惊喜的眼神，我只听到身上的血都流得轰隆隆响了起来。

宴会自助餐，长桌边上另放一张方桌，上面有几盘菜，一口大锅，我们几个人手里都分到了一个大盘子，在大锅里舀到了煮成酱红色的豆子，从几盘菜中取了奶酪，切碎的小萝卜，煮熟的素菜，没有肉！我们碰到了吃素的印度人家了，印度绝大部分人家都吃素，得嘞！

长桌边给我们腾出了一块地方，我们依次坐了，我正好坐在一个红衣女子边上，她扭过脸，很热情地朝着我笑。她顶多20岁，美得炫目，我给我的美刺激得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印度派对

王瑞芸

她却坦然自在，马上就跟我聊了起来，先告诉我这是她哥哥婚礼前夜的家庭聚会（西方人该叫“单身汉之宴”），明天才会举行哥哥的正式婚礼。跟着她指给我看她的哥哥，顺着她手指望过去，见一个脸相很憨厚的小伙子，穿着家常衣服，个子也不是很高，一点不像他妹妹那样俊俏逼人……一晃，又被人遮住了。

这时有面饼端上桌来，现做的，又热又软，依次在每个人盘里放上一块。我特别记得在哪里读到过，在印度吃饭要用右手，左手切不可用，想到了还马上扭过头去告诉另几个同伴，结果害大家都只用右手去撕那张饼了。用一只手去撕饼——你不妨试试：饼蛮结实，手指头又不够长，撕开算你能耐……红衣姑娘在一边看得笑起来，对我说，“不，不是这样，你瞧我，你瞧……”我赫然发现，她是伸出自己两只手去撕饼的！我的天，原来是可以左手用的呀，用两只手去撕饼，谁不会呀！我笑出了声……然后照姑娘那样用撕开的饼去夹盘里的菜送到口中。一顿饭下来，知道有一点常识总不会出错了：印度人吃饭不用筷子，不用勺子、叉子，就用手指。

餐后还有甜点，是放在油中炸的甜饼，从他们殷勤让我们的神情看，就知道这道油炸甜饼是这一餐中的亮点。我们于是每人奋力吃了一个，吃完舔唇咂舌，的确好吃的，又甜又香！红衣姑娘问，他们餐后要跳舞，要不要参加？当然要！

我们跟他们走进一个房间（鞋都脱在门口），里面除了靠墙根放了一两只木头的小柜子，就啥都没有了，墙上则挂着一两幅装在框子里的不大的印度神像，还有一两幅不大的先人老照片，就啥都没有了，但房间的一半地面铺着布垫子。我们跟着人群都去布垫上盘腿坐了，录音机里流出了涛涛泊泊的印度音乐声，红衣姑娘走上没有铺布垫的砖地上马上先跳了起来。哎呀，我的妈耶，跟她一起吃饭时，只觉得她是个美女，待她一跳起舞来，根本就是那个仙女了。我们中间一个刚结婚的男生，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跳舞，气都屏住了，最后直着眼睛朝我们喃喃说道：“……等我有儿子，我一定要他来印度娶一个这样的妻子！”

进“场子”跳舞的人越来越多，男女老少都有，男女老少都会跳，我们也被他们热心拉进去跳，而我们正好是男女老少都不会跳，但也就跟着胡乱跳了，没人嫌弃我们，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直跳了多半个小时，一身热汗，血脉偾张……到了告辞之时，已经深夜了。他们很热情地送我们出来，站在院子里的灯下，我们一边道谢一边拿出钱来，直接送到那个准新郎手中，祝他马上就要成亲了（新娘子会有他的妹妹那么美吗？）这时，人群突然把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推到我们跟前，很多的手指纷纷指着他在说同一个词，“cook, cook……”哦，他是这顿晚餐的厨师啊，那种香甜的油饼就是他做的啊，我们明白了，都笑了，也掏出钱来给了他。他笑了，众人也都满意地笑了。

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新郎的妹妹追出来告诉我们，新郎邀请我们明天再来参加他的婚礼。我们听了都眼睛一亮，哎呀，太好了！虽然明天未必会有时间来，但我们都道谢着答应了。

在回酒店的路上，那个问题还在我脑中徘徊不去：明天的新娘会有妹妹那么美吗？估计应该不会吧。首先，家里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哥哥选妻子，在颜值上要漂亮一定就高吧；其次，印度姑娘好像很容易就长得很美，很美很美，真的。

可惜这只是猜测，这个问题是无法知道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就离开了瓦拉纳西，往菩提伽耶去了。

25/6/19

